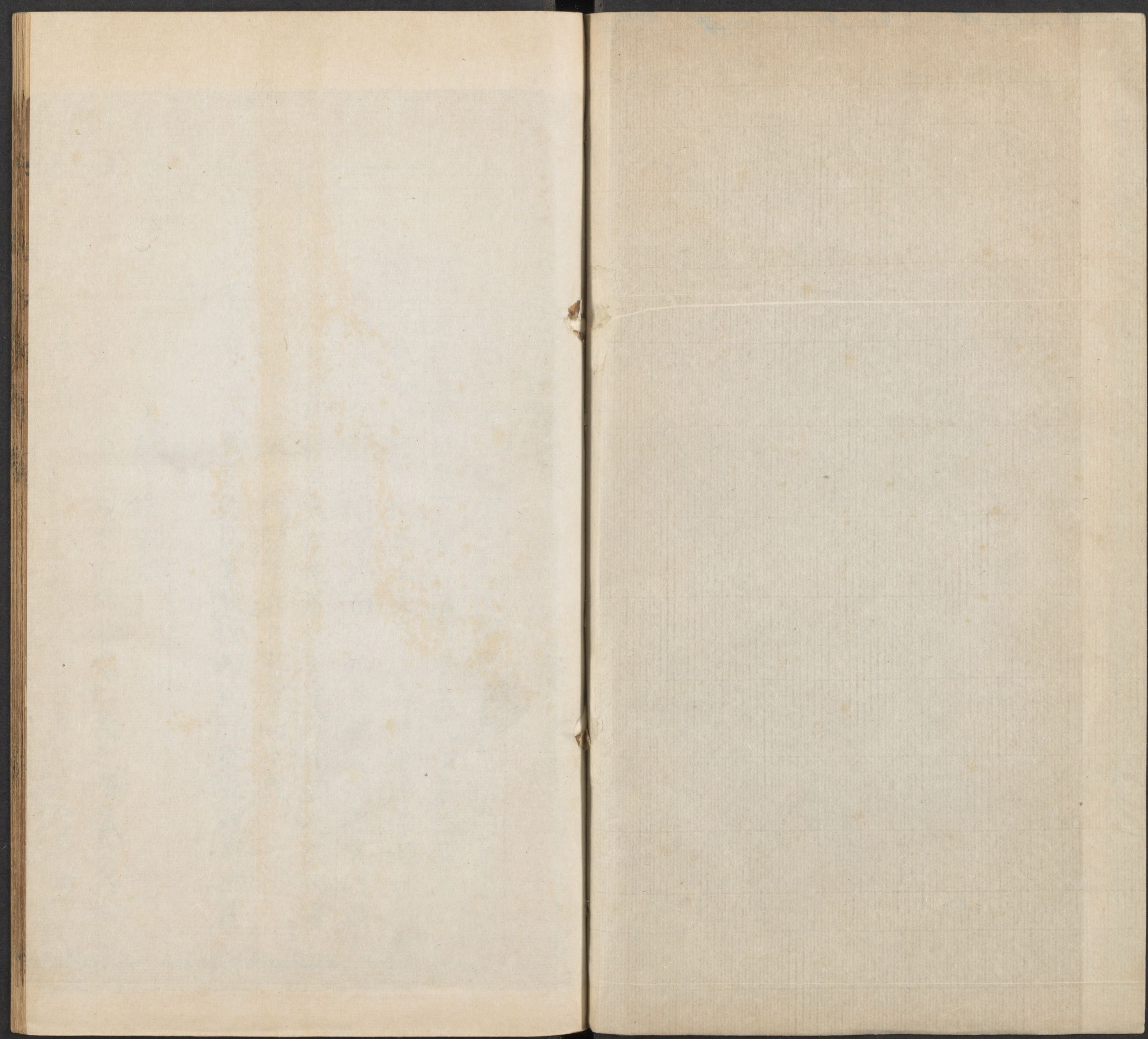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21 1941

2

75781/218(2)



成戎科成化守日字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

皇帝制曰朕聞昔者三代聖王之化成天下各有所尚是也商
而周文也享國既久其蹟可指言乎生民以來稱至治必曰
唐虞三代今止言三代而不及唐虞者然則唐虞獨無所尚
乎史謂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
質豈時然乎質法天文法地果然否乎漢損周之文用夏之
志有所擬乎唐宋二代歷年亦久有定尚乎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洪業變夷為夏重修文紀再整衣冠有功于
天地大矣

太宗文皇帝纂紹大統中諸家拜

列聖相承元隆治教百餘年來海內肅摩仁義之澤厚矣其所
可名乎若名曰忠良精猶交游而多訟非忠也若名曰賢士

用猶奢靡而分非贊也者名曰文民俗猶輕儇而歸孔孟
文也名既不可然則今之世其如唐虞之無所為乎朕欲
風易俗去其所謂居質文之弊愚固斯人于皇極之中行之
自何始子諸生明經持問以矣茲成是子楚詳書數版朕親
親覽焉

惟晉參

臣對臣聞帝王之致治同一道帝王之行道同一心是為去
一這千聖一心也孰謂帝王之致治有不同道而其行道有
不同心者乎道之大原出于天其全体具于吾心其實用及
于事物千聖由之而無外萬古行之而無弊但其繼世有治
亂而道不能無變同繼治世者道固不容于不同矣繼亂世
者可容不變以救弊而求歸于同者哉若堯舜禹之禪受而

無所變更固同此道同此心也湯武之弔伐而有所振盪亦
同此道同此心也漢唐宋之戡亂而治終不古若者庸非此
道此心有所未純或善而不能守弊而不能救者歟然則有
天下者正心以端天下之本行道以濟天下之用則治可以
興弊可以救俗尚可以移易而圜斯世于

皇極之中追唐虞躋三代陋漢唐宋于不為端在此矣仰惟
皇帝陛下稟聰明睿智之資備中正仁義之德運乾剛而獨斷
離明而畢照遠宗帝王之道近守

祖宗之法道已至而猶以焉未至始也繼而猶以為未臻乃特
臣等干

廷降賜

明詔首問唐虞三代暨漢唐宋之路尚以及方今民俗不淳之

故且責臣等陳其所行之始雖有以知

陛下之心思匹休于二帝三王而隆

祖宗大業于無窮也臣敢不拜手稽首對揚

休命之萬一乎竊惟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

堯舜聖人也禹湯文武亦聖人也堯舜相繼而為唐虞聖人

相承同守一道斯時也在官咸九德之俊又在野皆時雍之

黎民但見萬邦協和而已政無可救之弊但見四方風動而

已俗無可更之化致治之迹譬之元氣流行渾渾噩噩儼然

莫測後世雖欲強言其所尚得耶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湯

蕩乎民無能名焉又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正此謂也及

乎禹繼舜而為夏亦聖聖相承同守一道斯時也猶有唐虞

之遺風而無可救之弊政然當地乎天成之後事為漸繁之

辰政治之興自不得不尚忠忠者渾然堅確之謂未有形體

之可指如勞民至于握髮泣囚至于下車任土作貢使隨所

出以貢上錫土錫姓使隨所居而別族凡其典則之貽率多

出于忠誠也其後歷年四百不幸有桀廢棄五紀滅德作威

夏之政于是大壞矣湯不得已起而伐夏欲續禹舊服而割

正矯誣制度不得不漸趨于詳而尚質質則已具文之體而

猶有淳朴之意如三風十愆官有常儀八索九區田有定畫

宗廟有頌而詞尚簡古大輅有辨而制尚渾堅凡其謨訓之

傳率多出于質朴也其後延祀六百不幸有紂侮慢五行泥

酒酒色商之政于是大壞矣武王乃不得已起而伐紂欲及

商舊政而維新汚染制度不得不益增以詳而尚文文則事

事皆有文采之繁然如建官格夏商之數取民燕貢助之

法追王加謚以示民敬通夷夏竟以示民威刑國權之與
有教比閭族黨之時有禁錮太常以紀功生嘉石以識得處
其車服宮室器用之制莫不各有上下貴賤等威之詳備習
郁乎其文也其後歷世既久不幸一壞于幽厲再弱于平王
而成周大業掃地矣夫三王之法始無有不善及其久也而
弊生焉聖王者作欲起偏而救弊必因時而制宜初未嘗變
于衆曰我欲尚文尚質尚忠也後人見其不同者有如此故
因而名之爾孔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
禮所損益可知也所謂損益者亦以維持其所因者而已矣
夫豈有異道哉史遷謂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良以古
今之變極而必反如晝夜之相生寒暑之相代乃道之常然
也惟聖人爲能察其道之所在而變以救弊若周之

而弊正當救之時也而聖王不作莫能救之孔子有德無位
乃假魯史修春秋以寓一王之法如商之爵三等說者謂法
天之三光天道本下親親而質者也周之爵五等說者謂法
地之五行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煩也春秋合伯子男爲一也
辭無所貶皆從子四夷進爵皆稱子隱然寓改文從質之意
孔子不云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他
日春顏淵爲邦之問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
韶舞由是觀之使聖人代周而王其所損益可知矣柰何繼
以嬴秦之強戾破壞先王之法度焚燒孔子之六經而秦亦
隨以亡矣自秦而下享國長久者曰漢曰唐曰宋皆以除暴
禁亂代虐以寬有功于生民故天下歸心焉然詳諸君不知
正道之趨惟就苛簡之政百孔千瘡隨補隨漏又寧有定哉

耶董仲舒曰漢宜損周之文用夏之忠亦循環之說也漢高
帝寬仁大度而務為簡易文帝恭儉節用而示民敦朴頗似
忠也然猜忌智術之多端其治未免于雜霸忠果安在哉唐
太宗勉行仁義而容直諫玄宗銳志勤儉而敦友愛履道賢
也然骨肉閨門之多漸其治未免于雜夷質果安在哉宋
宗用儒臣而罷節鎮仁宗任文士而重學校君臣之間恩禮
縟繁朝廷之上議論諄復禮樂之推究道學之倡明庶乎其
尚文也然議論多而成功少偽學張而道學禁又安在其為
文乎程伊川有言人君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則志定
而治成區區漢唐宋駁雜多矣臣不欲為

陛下屑屑陳之亦知

陛下之志不在此洪惟我

朝

太祖高皇帝

天明命肇造

鴻業汎掃胡元之陋俗大典

昭代之文明立人紀于治教之後復衣冠于左衽之餘此異
之伐夏武王之伐商其教弊一也而功實倍之豈我

太宗文皇帝肅清邦家

仁宗昭皇帝綏寧海宇而繼述之功益隆

宣宗文皇帝弘敷德教

英宗康皇帝誕布仁惠而雍熙之治益盛此又與受之繼老禹之
繼舜同一揆也臣嘗伏觀

祖宗之時訓誥之頒仍詔旨之諄切

昭如日星

以忠也使之崇廉耻篤倫誼不復為向之
也使之博信實從儉約不復為向之僭踰其教民以文先傳
之習禮樂誦詩書不復為向之粗鄙此又與孔子之斷刑
益同一意固未可以一端名也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
心臣請以為

祖宗頌蓋我

祖宗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孔子之道我

祖宗之心即堯舜禹湯文武孔子之心也是以百餘年間海內

平涵育漸摩淪肌浹髓斯世斯民固宜其無不遵化矣然而

陛下猶慮其變詐多訟之非忠奢靡踰分之非質粗鄙鮮禮之無

文此固

陛下不自滿假望道未見之盛心也然民心有欲為一不降承

日又趨向漸乖臣亦不能保其無如

聖慮者茲欲移風易俗去其弊而還其淳夫豈有他道哉欲正為

民必自正百官始欲正百官必自正

朝廷始而欲朝廷之正其本在

陛下之心耳

陛下之心一于忠誠而智術之不用使朝廷之上懸乎忠誠之

孚又擇忠誠之士以臨民而欺詐者必斂則源清而流潔

見民皆讓畔于耕讓路于行縱有無情者亦不得盡其惡

尚何多訟之足慮乎

陛下之心務敦質朴而奇巧之不尚使朝廷之上淳乎質朴之

德又擇質朴之士以養民而貪墨者必罪則表正而影端

見民皆務本節用量入為出縱有好侈者亦必革其心矣

何侍之是慮乎

此下之心崇乎禮文而首簡之不形使朝庭之上秩然禮定之
接又擇有禮而文者以教民而鄙陋者必去則東族從禮
見民皆異于禮而進退揖讓之有節冠婚喪祭之有儀所
非禮無爲也尚何粗鄙之足慮乎忠也質也文也以之切
而不偏廢以之相濟而不偏重上行而下效世守而不失則
可以濟斯世于

皇極之中矣而曷嘗不自

聖心中來耶蓋有此心則有此道有此道則有此治有此治則終
此弊理之必然也故臣之愚斷以爲致治推行之始實不外乎
聖心也雖然人有是形莫不有是心一心之微衆欲攻之不能全
其體以擴其用者多矣所以持是心使不爲物欲所昏其

要又在于敬乎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堯之克恭
舜之恭己禹之祗德湯之聖敬文王之敬止武王之肅將凡
聖人之持心必自敬始易所謂乾乾書所謂精一詩所謂思
無邪禮所謂毋不敬凡聖經之垂訓未始不丁寧于此也伏望
陛下靜而敬以存養此心之體動而敬以察此心之用不二以二
不參以三不東以西不南以北

大廷如是深宮如是大政大事如是微言細行如是使人欲日
淨天理日明則心無不正而道從此出由是應事而事無不
當由是處物而物無不宜民生由是而益厚風俗由是而益
醇華夷蠻貊由是而益率俾四時五行由是而益順序五岳
四海由是而益敷靈贖世之罪諸福之物由是而無不臻矣
此則臣之所拳拳深望于

陛下者

陛下策臣等而手篇終有曰予諸生明經待問久矣茲成造于

詳著以獻朕將親覽焉其所以期待臣等可謂至矣臣受

國家生成之德荷

國家教育之恩平昔所講者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所明者易

詩禮樂春秋之經忠君愛國

君愛國懇懇之心素所畜積然也今日幸奉

大對不敢曲引泛說謹述二帝三王六經心法之要為終篇

伏惟

陛下不厭為迂濶之常談而

垂意焉則天下幸甚臣千冒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臣謹對

辛丑科成化十七年

皇帝制曰朕奉丕圖究維化理欲追三代以底雍熙不可不求定

論焉夫三代之王天下必有紀綱法度然後可以言治而議

者乃謂三代之治在道不在法豈法無所用乎聖王立法必

有名以表實然後可以傳遠而議者乃謂三代之法貴實不

貴名豈名非所先乎治不在法則繼以仁政之說似戾法不

貴名則必也正名之說似迂二者將何所從也嗣是稱治者

莫過于漢唐宋漢大綱正于父子君臣之道蓋得矣而其治

何以不能繼夫周七制之君知重道者孰優乎唐萬目舉

田賦兵刑之法近實矣而其治何以不相遠于漢三宗之末

能守法者孰賢乎至宋則大綱正萬目未盡舉似于唐不及

然又謂其家法有遠過漢唐足以致太平者八事而并指

君之賢其說又何所據也夫法不徒行名不苟立古之人
有處乎民者而後世獲效之不同于彼何也蓋朕于道必欲
探其精微之蘊于法必欲參其制作之詳于所謂名與實者
必欲考求三代之所以相須而治漢唐宋之所以不相須而
治不古若者庶幾取舍明而躋世雍熙可期也諸生學古遠
今出膺時用必審知之矣其谷殫心以對毋泛毋畧朕將表
而行焉

臣王華

臣對臣聞人君之治天下有體焉有用焉體者何道是也用
者何法是也道原于天而不可易所以根抵乎法者也法因
乎時而制其宜所以品節乎道者也道立而法未備則民生
未遂民患未除未是以言治法具而道有未立則綱常淪斁

風俗頽靡又奚足以爲治哉故善爲法者不徒恃乎法以制
天下之人要必本于道而善爲法者不徒徇乎名以誣天下
之人要必求其實焉夏商周之所以致天下于大治者以其
有得乎此也漢唐宋之所以治不古若者以其胥失乎此也
然則

今日欲究化理而求定論亦惟遵三王之道行三王之法務使
全體大用之畢舉而陋漢唐宋于不爲可也豈必外此而他
求哉書曰鑒于先王成憲其求無愆此之謂也欽惟

皇帝陛下睿智聰明根于天性寬仁莊敬見于躬行丕承

一祖四宗之鴻圖默契二帝三王之心學涵養深而天理明歷
久而世故熟是以十有八年之間

聖德日新治效日隆誠可謂

大有爲之君不世出之主也然猶不自滿段熲于
萬幾之暇

廷集諸生諏咨治道且欲求一定之論以追三代之隆且有以
陛下是心其即古帝王好問好察謀及士庶之心也臣以草茅之
微獲與諸生之列仰承

明詔敢不俯竭愚忠茂明

大對以少裨萬分之一乎臣竊惟治之體本于道治之用存乎
法法之行必有其名而名之立必有其實人君所以持一定
之論而致雍熙之治者端在于斯矣且道莫大于綱常法莫
大于田賦兵刑三綱不正不足以言道四事不舉不足以語
法臣請先以家喻之今有鉅室焉父慈而子孝夫義而婦聽
其家道正矣然而耕耨失其時收歛無其術仰不足以事父

毋俯不足以玄妻于或門庭之寇不能禦或奴隸之肆無所
懲如此而謂之家齊不可也其或家給人足今行禁止而父
子夫婦之間或有所歎如此而謂之家齊不可也又或事事
而爲之名以爲人之觀聽而求其實則泯然無蹟之可舉如
此而謂之家齊可乎家之與天下勢不同而理同道也法也
實也名也誠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昔者三代之王天下蓋
有法以輔其治非專恃乎法也蓋有名以表其實非徒徇乎
名也臣請畧舉其槩如咸則三壤以制井田差爲九等以定
貢賦六師以征不序三千而有贖條此有夏治天下之法也
八家各授一區以爲私田八家同養公田以給賦稅設六軍
之制制風愆之刑此有商治天下之法也詳之爲井牧溝洫
而田有分織之爲九府圜法而賦有所統司馬掌九伐之

法以正邦國司寇掌五刑之制以糾萬民非成周治天下之
法乎哉制田賦也實足以裕民而足國其制兵刑也實足以
禦亂而禁奸豈徒爲虛名而已哉矧禹之治本于祗台德先
而率由典常則其法有道以爲之體故能文命誕敷以臻聲
教四被之治湯之治本于克寬克仁而肇修人紀則其法有
道以爲之體故能表正萬邦以成兆民允懷之治文王純亦
不已而茲迪彝教武王建其有極而重民五教則周之法亦
有道以爲之體此所以致有夏修和四海永清之治也宋儒
羅從彥謂三代之治在道不在法三代之法貴實不貴名蓋
言法之不可以離道名之不可以失實耳夫豈謂法無所用
而名非所先乎三代而後稱善治者莫過于漢唐宋若秦隋
五季之流皆無足齒矣漢高祖用三老之言而發義帝之喪

戮季布之罪而戮丁公之叛則君臣之義以明囚家令之羞
而尊禮太公高四皓之名而割愛稚席則父子之倫無失是
大綱正而道得其繁矣惜乎規模雖宏遠而多襲秦漢之舊
詩書之不事而未脫馬上之習故其時去成周雖未甚遠而
田賦兵刑之類多缺典矣果能如三代之制道法無資者乎
漢有天下歷年四百高祖而下若文帝之躬修玄默武帝之
雄才大畧宣帝之信賞必罰光武之沈幾先物明帝之邊守
比憲章帝之寬厚長者亦皆一世之賢君王通取之爲七制
豈矣然以重道言之則聖賢大學之道槩乎其未之有聞
未敢必其爲孰優此漢之治所以止于漢也唐太宗制口分
世業示之田租庸調之法彷彿乎先王田賦之遺意定上中下
府兵之制五覆奏三訊之刑依稀乎先王兵刑之舊規是

自舉而法近乎實矣惜乎制度雖益詳而不能自身推之為
家紀綱雖益密而不能自家達之于國故其法視西漢雖有
過之而文子君臣之間多漸德矣果能如三代之法名實相
須者乎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太宗而後若玄宗之削平內難
勵精政事幾致太平憲宗之剛明果斷能用忠謀克除僭叛
亦皆繼之今主史臣取之為三宗當矣然以守法言之則
二帝三王法邈乎其未之能及臣未敢必其為孰賢此唐
之治所以一唐也逮宋宗之興太祖開基事周后如母愛
少帝如子報朴不施于殿陛罵辱不及于公卿慈闈一言載
在金匱會立弟付托得人其大綱可謂正矣但其兵雖有
三衛四廂之制而不足以禦外侮刑雖有折箠常刑之典而
不足以禁奸吏天下之田雖二十稅一而未能合平井牧溝

洫之制役民之法雖因乎舊制而未若祖庸調法之詳其高
目則未盡舉也夫大綱雖正萬目未舉似于吾不及也而其
家法之善則有過于漢唐者焉呂大防嘗言前代人主朝見
母后有時祖宗以來朝夕皆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
主以臣妾之禮見仁宗以姪事姑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宮闈
多不肅本朝宮禁嚴密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
本朝不許與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
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主在宮禁出與入登
祖宗步自內庭出御後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
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
于用刑惟本朝臣下有罪止于罷黜此寬仁之法也凡此八
事信乎家法之過于漢唐矣太祖而下如太宗之恭儉好文

真宗之寬仁慈愛仁宗之力行恭儉英宗之優禮大臣處
其賢者歟惜其仁厚有餘而剛斷不足此宋之治亦止于宋
而已夫法非自行必本于道而後行名非自立必有其實而
後立古之人皆有以處于此而後世獲效之方古者豈非以
其或有體而無用或有有用而無體歟洪惟我

朝

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用無變夷大誥申明五帝之義律令詳著
萬法之條養民有田足國有賦禦暴有兵禁奸有刑大綱畢
正萬目具舉其

弘謨丕範誠足以超越三王垂示萬世矣

列聖相承重光繼照至于

陛下祖述憲章克篤前烈大孝尊

親上隆懽于

慈極彝倫攸叙下疏參于

天潢分田賦民性

祖宗之成憲是遵練兵刑惟

祖宗之舊典是式總萬善于一身光百王于千載其于道法兼
之要名實相須之義一何已凋燭于

淵衷矣然于道欲探其精微之蘊于法欲參其制作之詳于所謂
名與實者欲考求三代之所以相頌而治後世之所以不相
須而治不古若者臣以為此無他在

陛下一心轉移間耳蓋人之一心至虛至靈所以具衆理者在是
所以應萬事者在是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其全體大用
始有不明矣

陛下誠能先明諸心復其本一而之正去其外誘之私不為後世
雜之政所牽滯不為流一而因循之論所惑則于道也必能
探求其精微而見于日而與倫之間莫不各有以盡其當
不易之則矣于法也必能參詳其制作而形于紀綱法度之
際莫不皆有以成其巍然廣大之業矣至于考求其名實則
知夏商周之精詳非若漢唐宋之濶畧而其得失之際又豈
待辨而明哉程子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
之法度是知道與法必資而後可以言乎治孔子曰君子
名之可言是知名與實必相須而後可以傳諸遠然則道與
法兼資名與實相須孰謂不在
臣下方寸間耶雖然人君之治固本于一心而正心之要尤存于
意識大學曰欲正其心先誠其意使意有不誠則無以正其

甲辰科成化二十年

皇帝制曰朕聞治道之要有三曰立志責任求賢古帝王心法相
傳理欲明辨建官分職賢俊畢登于斯三者無不至矣其君
臣之間所以交相倣畏與其事功之詳治化之盛可歷言歟
後世願治之君孰不以唐虞三代為法然究其實不能無疑
石渠諸經連屏書事崇儒有論鑒古有記立志篤矣何躬修
玄默管任自然者治效獨優歟公卿省寺兩府臺諫兼攝有
宜總察有方責任當矣何日不暇給役已利物者功業獨盛
歟郡國公府皆得薦士四科九品隨材甄擢舉賢博矣何拔
策相從躬駕枉顧者得人獨異歟之數君者其所建立施
本于倣畏所致抑亦隨其才力所就而然歟述其事
治化視唐虞三代可能企及否歟朕嗣守

欽定四庫全書

十一

祖宗鴻業夙夜祇勤惟恐制治保邦未盡其道期于小大庶官咸稱厥任窮陬鄙屋罔有遺逸如古帝王熙皞之世果何修而致是歟諸生博通古今之學明習濟時之務其參酌內外本末悉心以對毋徒膠于見聞而爲故常之論朕將資以裨

臣李昊

臣對臣聞帝王之爲治有先務焉有大本焉不知先務則設施無序不可與論先治之道不知大本則趨向多端不可與論先務之急立志責任求賢爲治之先務也三者之中立志爲大本苟志既立則無不可爲者責任而任得其當求賢而賢得其人施于爲治之道無所往而不達志苟不立則中無定見雖責任而用非其人雖求賢而舉非其賢如是而欲求天下之治憂憂乎其難矣故臣以三者爲帝王爲治之先務

所謂責任者不過制度文爲之末而已惟漢高帝曰不暇給唐文皇役已利物雖若任已而不任人然一則蕭曹當相國之責良平受腹心之託一則房杜任謀謨之寄王魏擅諫諍之名其責任有實又如此功業之獨盛詎不信歟漢之郡國舉士大槩有三一曰賢良方正二曰孝廉三曰博士弟子幹佐曹吏拔于州縣然後辟于公府公府舉爲曹掾然後用于朝廷武帝時有四科以選士以德行高妙志節清白爲一科學通行修經中博士爲一科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履問文中御史爲一科剛毅多畧遺事不惑明足決斷才任三輔縣令爲一科魏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區別人品第其高下言行修者則進之道義虧缺則降之夫郡國公府皆得薦士舉賢之途寬矣四科九品隨才甄擢用人之法

審矣求賢如此似乎能得賢矣然而有甲乙兩案未得
有資格則憂傑不得伸或未察文行而先世系之察或不察
德業而惟身言之求其所謂求賢者不過常調之流而已
漢光武之于鄧禹杖策軍門數言而合幾于文王之得太公
漢昭烈之于孔明躬駕茅廬三顧而起幾于成湯之求伊尹
求賢若此得人之獨異又何怪歟之數君者其于建立統屬
固非尋常可及然推本言之亦皆隨其材力所就而然耳若
其徵畏之志或暫存而即亡或始勤而終怠君之所以用其
臣惟因材以備任使而非有一體之誠臣之所以事其君惟
隨時以就功名而非有格心之學宜其事功之早治化之淺
漢止于漢唐止于唐宋不止于宋而終不能企及于唐虞三代
也惟我

禮宗列聖創業守成皆以帝王為志而責任求賢皆以帝王為法
于斯三者無不至焉其事功治化固非三代以下之可及矣
仰惟

陛下繼承丕緒二紀于茲恪守成規一動不苟于斯三者豈有不
至哉然猶慮夫創治保邦未盡其道者此固

聖志之發見也臣願

陛下堅持此志朝兢夕惕以聖人之言為必可信以帝王之政為
必可行省察于念慮之微儆戒于言動之際體乾道之至健
同天運之不息不紐于近規不惑于眾口求所以制治保邦
之本何在也必如堯舜之執中岳之勤儉湯之義禮文王之
敬武王之極必期致天下如唐如虞如三代之時而後已古
人何言也惟志又曰有志者事竟成志誠立矣何慮乎

治保邦之未盡其道者請期于小大庶官咸稱厥任者則在為上者責任何如耳臣願

陛下先責任乎大臣咸與之為一體任股肱之寄者使各盡其誠任心膂之托者使各盡其忠待之以誠禮之必厚言無不盡計無不從不為諂譏之所聞不為邪佞之所移必如層層之于舜禹三代之于伯益伊呂責任之而無二焉古人有言任賢勿二又曰尊賢使能後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于其朝任得人矣何患乎小大庶官之弗稱厥任耶所謂期于窮陬鄙屋罔有遺逸者此則在為上者求賢何如耳臣願陛下專心致意博訪廣詢以求賢為事以得賢為期或揚之于朝臣願不以疎而遺棄或舉之于世族不以親而避嫌大臣之推賢援能者旌賞之所司之蔽賢自任者疎斥之必如堯舜之

容舉禹之命受湯之好問文武之作人惟賢則舉之而無遺焉古稱高邦黎獻共惟帝臣又曰野無遺賢良在求之者有其道也誠求賢矣何患乎窮陬鄙屋之尚有遺逸耶曰立志曰責任曰求賢雖有三者之分其實皆在

陛下之志所向而已陛下試日省之外而

朝廷內而宮壺又密而隱微之間此志之存果無一息之少懈乎一或少懈則取人之則有失雖欲責任而任或匪其人矣責任之重大而臺省近而館閣又切而侍從之臣試日察之果無一人之不稱者乎一或不稱則不免有蔽賢之失雖欲舉賢而賢者不為之用矣誠使吾志立而責任必得其人責任當而賢才皆樂于用自此而興學校則教化無不行自此

而勸農桑則田野無不闢簡軍旅而武備修寬賦稅而倉廩
實興利除患之方備禦患之法安國養民之術皆可以次
第行之舉而措之不患于不達也是則治天下之要固在于
求賢而求賢之方必先于責任所以為責任之大本則在于
陛下之心志也然欲立之志又豈待他求哉唯伏觀

聖論理欲明辨也交相儆畏也即此乃立志之機而其用功則在
于學問之間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詩曰日就月
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仲虺之誥成湯曰能自得師者王傳說
之告高宗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孔子大聖人也猶
曰我學不厭衛武公年九十五矣猶日使人儆戒于其側矧大
人君之尊九重深嚴萬幾繁夥公卿輔弼不能以常接法言謹論
不得以常聞惟潛心于學問留神于講讀雅言大學而篤正

心誠意之功博求經史而盡人情事變之詳于以闡發隱微
而涵養德性于以聞所未聞而見所未見天理由是而益明
入欲由是而益消儆戒之念不忘于心胸宴安之私不形于
動靜則志不待立而自立心不待存而自存責任必得其當
求賢必得其人心即帝王之心道即帝王之道無為之事功
熙皞之治化自有不負所期而不遠所願者矣臣章句迂腐
尊弟賤士雖不能通于古今之學明人濟時之務亦不敢膠
見聞之陋為故常之言以干冒

聖聽然而陳荒蕪之道盡忠愛之心則固臣之素志也伏望
陛下俯垂採擇而加之意焉則斯世斯民何其幸耶臣不勝悚懼
之至臣謹對

庚戌科弘治三年

皇帝制曰朕惟天子父天母地而爲之子凡天下之民皆同胞一
氣靡所不統故又曰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宗子繼承父母君
主天下其責甚大必養之有道教之有方舉天下之民無一
不得其所責斯盡焉古之君天下者莫盛于唐堯虞舜夏禹
商湯周武皆克盡宗子之責號稱至治其後若漢若唐若宋
英若誼辟宗子之責或盡或否而治亦有稱其蹟具載在史
可考而論之歟夫自唐虞而下諸君宗子之責無不同當時
制度之立政令之行又無不同而要其治效之所至乃有不
能同者此固世道之漸降然夷考其實亦尚有可言歟前賢
論儒者之道每以位天地育萬物參天地贊化育爲極至于
是宗子之責有相關歟朕膺

天命嗣守

祖宗鴻基宵旰憂勞思盡宗子之責比隆古之聖帝明王其行之
之序自何而始歟予諸生飽經餼史以待問必有灼然之見
其詳著于篇朕將親覽焉

臣錢福

臣對臣聞人君蓋代天之責以成配天之治者皆一心之用
也蓋心者天之所以與我者也天下者天之所以責我者也
天不能自養乎民而責我以養天不能自教乎民而責我以
教所以與我者與人同而所以責乎我者獨備故凡所以教
養乎天下者必反而求之于心天下雖大一心運之而有餘
矣苟不求之天之所以與我之心而徒務乎責我者之事則
爲之而不得其本施之而不得其序矣民雖動而終非仁心

實惠之寓教民雖悉而終非躬行心得之惟欲天下民物之
各得其所亦難矣天下之有一不得其所則天之所以責我
者不能盡是天地自天地民物自民物而吾身自吾身尚得
爲天地之宗子乎哉天如此其高地如此其厚而吾之治如
此其小尚得爲配天之治乎哉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
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易曰治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
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皆言人君受天與之全任天責之重必
當盡是責以成是治也然要其所以爲之者豈出于一心之
外哉即是而觀則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武之底于盛治漢
唐宋之僅爲小康與今日之欲比隆前古者蓋必有說矣惟
皇帝陛下鍾天地之粹氣稟天地之全德以撫有普天率土之人民
臨御以來勵精圖治凡可以當天心慰人望者無所不用其極

誠可謂大有為之君

君可謂善繼述之

宗子矣然乃不自滿足首進臣等于

廷詢之以父母宗子之責且謂儒者之道以位天地育萬物參

天地贊化育為極至而求行之之序所自始焉臣有以見

陛下之心真知儒道之至重深圖君責之惟艱直欲無一念之愧

乎天無一事之愧乎古無一制度無一政令之不得其宜無

一制度無一政令之不得其宜無一民一物之不被其澤而

後已顧臣愚昧何足以知之然于乾坤之間得與胞與之列

廁名為儒久荷

教育竊有志乎聖賢之學其于參贊之功家相之事雖不敢與

聞而所得于天以生之理為心之所固有者固不容諉于不

知矣敢不援經摘史為

陛下陳之臣惟天子父天母地而為之子云者此漢儒班固之言

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云者此宋儒張載之言也蓋天下之

理未嘗不一而天下之分未嘗不殊故自天地而言則君為

天之子對民物而言則君又為天地之宗子獨不觀諸家子

一家之中凡繼其祖者均得稱為宗凡繼其宗者均得稱為

宗惟宗子則上承宗祧下合宗族而獨得謂之宗子故冠婚

祭告之而莫敢專祭祀必主之而莫敢僭富貴必保之而莫

敢加蓋故以是而尊宗子哉誠以父母所遺之體願宗子以

養父母所遺之業願宗子以教宗子之所在即父母之所在

自不得不以父母尊之也天下之舉凡稟氣于天者均得受

天凡賦形于地者均得母稱于地惟大君則兼承天地

統理民物而獨得為天地之宗子故謂其所居之位曰天位
謂其所享之祿曰天祿謂其所都之邑曰天邑亦皇故以是
而尊大君哉誠以天地所與之形類大君以養天地所與之
性類大君以教大君之所在即天地之所在自不得不以天
地尊之也向使為家之宗子者不能教養乎家而家之人有
不得其所則一家得以尤之而宗子亦何以逃其責于父母
哉為天地之宗子者不能教養乎天下而天下之人有不得
其所則天下得以望之而天子亦何以辭其責于天地哉誠
以唐虞三代之君天下者言之其養民則敬授人時播時百
穀六府孔彜輯寧邦家大賚四海也其教民則協和萬邦慎
徽五典文命四敷克綏厥猷重民五教也其為治效則或贊
其如天或美其風動或稱其天地或以為格于皇天或以為

配天其澤也其于代天之工皆能大有所為而宗子之責莫
不盡也以漢唐宋之君天下者言之其養民則有籍田代田
之詔有口分世業之法民籍以定經界以均其教民則石渠
白虎之講說弘文廣文之招延博學宏詞之有試看詳學制
之有議其為治效則或雜伯或雜夷或偏安不振不盡民力
者不能免向隅之泣與民休息者不能徭役之勞寬厚待民
者不能免閭里之怨嘆尊師重傅而徒事乎章句訓誥之文
大召名儒而無以變風雲月露之態崇尚理學而無以革陋
賦浮靡之習其于代天之功雖或有所為而宗子之責則不
能以皆盡也夫其為宗子之責本同為治之制度政令亦異
同而治效所至乃若是懸絕者豈世道之降瑞使然哉
求其故矣曰欽明文思曰濬哲文明曰克勤克儉曰克寬克

仁曰執競維烈此其心純乎天天地民物皆度所以其
制度行政令而教養乎天下者皆心之所爲用也或秦儉是
尚而學宗黃老或經術是尚而性多偏察欲行仁義者大倫
或已虧仁厚有餘者剛斷或不足則其心爲私欲所雜而不
知民胞物與之義雖有制度之立政令之行不過虛文美觀
以爲教養之具惡能盡其心之用哉若夫位天地育萬物參
天地贊化育云者此則子思之言而亦張載之意也蓋人之
一身與天地並立而爲三分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而理氣
之貫通者未嘗有間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而天地性
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而萬物育吾能位天地育萬物
則化育之大吾得而贊之天地之高厚吾得而參之儒者之
遷必極于此而後可以爲人尤必極于此而後可以爲君可

必爲宗子也唐虞三代能盡宗子之責者此也漢唐宋有宗
子之責而未盡者則未極于此也然此豈可以矯僞爲亦豈
可以且夕致哉必自戒懼而約之以至于至靜之中無少偏
倚而其守不失則有以致吾心之中而天地之所由以位也
自慎獨而精之以至于應物之際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
有以致吾心之一而萬物之所由以育也張載亦曰存心養
性爲匪懈却戒懼之事也曰不愧屋漏爲無忝即慎獨之事
也此欲盡宗子之責者所當知而

今日行之之序所自始焉者也臣草茅疎賤未嘗入侍帷幄
疏表以仰窺所謂戒懼慎獨之功然讀明及敬友之諭知
陛下有畏天命之心觀守成由舊之政知

祖宗之心至于人方之進退奏疏之可否有以知

陛下有畏公議之心畏之一言戒懼慎獨之明驗也而猶諱諱

言之不置者誠以矜持于天下耳目所共及者易為力存者

于一己耳目所不及者難為功伏願

陛下于萬幾左暇之際一念未萌之時雖不必明堂聽政也而正

衣冠尊瞻視儼乎如百官之臨雖不必宣室政齊也而定思

慮絕嗜慾凜乎如上帝之對使本源澄徹如明鏡止水照之

而無不見便方寸軒豁如空谷虛室納之而無不容及夫卒

然之頃一念之萌又必察其果出于天理之公而天下民物

所同欲乎則毅然行之惟恐其不力果出于人欲之私而天

下民物所共惡乎則斷然去之惟恐其不至愛憎之動則察

其所愛而欲近之與所憎而欲遠之者何人喜懼之發則察

其所喜而樂為與所懼而不敢為者何事母曰九重之慮二

念之差人不得而知也天下之視聽于是而在焉母曰五位

之尊一事之失人不得而非也神明之昭鑒于是乎存焉斯

可謂之戒懼慎獨而天之所以與我者為無歉矣由是推之

以立制度則制度之立此心也推之以行政令則政令之行

此心也推是心以養民自有以著保惠調恤之實推是心以

教民自有以為轉移感動之機至于一法之廢興則曰吾為

天守法非吾所得而輕變也一錢之出納則曰吾為天惜財

非吾所得而妄費也一官之命則曰此天之所以命有德者

吾不得而專也一刑之用則曰此天之所以討有罪者吾不

得而私也凡吾

祖宗之所貽謀者期之于必行凡古帝王之所垂法者期之于百

行斯可謂之善教善養而天之所以責實者為無有矣知者
而稱為天地之宗子真所謂踐形惟肖者矣真所謂聖其
德者矣代天之功烏有不盡配天之治烏有不成儒者之道
烏有不極其至哉然臣又聞之周公之告成王曰若生子罔
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言始之不可不謹也伊尹之告太甲
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終之不可不謹也凡臣之所以為

陛下謀始者皆

陛下之所當自貽者也日新之功獨不當加之意乎夫難操而易
舍者心也難成而易弛者治也

陛下于今日之所言試以質諸他日之所言者果有異乎今日之
所為試以質諸他日之所為者果有異乎保守于盈成之間
而儆戒于宴安之後持循于奮迅之餘而馴致乎久大之盛

則所以代乎天者有自強不息之功所以配乎天者有純亦
不已之妙天下之所戴以為

大君所賴以為

宗子父真足以比隆唐虞三代而不愧矣臣請以是為終篇獻臣
不勝懇切忠愛之至臣謹對

癸丑科 弘治六年

皇帝制曰朕惟三代而下治考厥之古士以漢文帝為百史稱其
時海內殷富興于禮義斯獄致百幾致刑措朕嘗慕之不知
文帝何修而能得此考之當時或謂民田租之半或盡除之
殷富之效蓋出于此然貢助徹之法雖三代亦所嘗行而况
于漢乎使除田租則當時宗廟之盛祀百官之俸給四夷之
征伐皆不可已者將何以給用幾乎仰惟

皇祖肇造區夏罔不臣服百一十餘年以來生齒益繁疆域益廣
非前代所及今歲郡縣上版籍于戶部其數其存可謂庶矣
休養生息之餘宜其富而可教也然聞閭巷田野之間不免
凍餒無聊之嘆且頃因歲旱河決之患尤多流移失業之人
安在其為富也是以勸諭蠲切而增聖君尚必嚴察蠲額而

犯法者愈甚又安在其為可教也夫衣食不足則禮義不興而民輕犯乎刑辟亦勢之所必至者其將何以處之蓋古之御天下者既庶必有富之之術既富必有教之之方苟惠不能行之耳朕承

祖宗鴻業圖惟治道每有處于隆古帝王之處不但文帝而已爾諸生抱道而來將見于用其于庶富教三者先後本末凡古人之成效今日之急務悉心以陳朕將親覽焉

臣毛澄

臣對 臣聞有天下者思有以安天下必思所以安天下蓋天下之民固人君之所當安而民之所以安非人君以一身為天下先不可也故必在我者無所厲乎民乃可以富民于既庶之餘又必在我者有足法于民乃可以教民于既富之後

庶且富焉則道之者至而民固或于正此古之帝王所以躋一世于阜成作百王之模範而三代以下若漢之文帝其亦可謂庶幾乎此焉者矣欽惟

皇帝陛下撫盈成之運當鼎盛之年聰睿有臨得之天縱日月所照悉歸版圖所謂能致之資必致之勢蓋兼而有之矣如臣等一介草茅未諳治體迂疎之論豈足以仰裨

德業之隆而

明命下臨天章煥爛詢及乎庶富教之事真誠懇惻曾無一毫自大自滿之心臣伏而讀之有以見

陛下克讓如唐堯好生若虞舜是以荷

天眷之休足以承

祖業之重足以為億兆之

君師而無歎也三後敬歎之餘敢不竭其愚衷而對揚萬一乎且
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曰庶曰富曰教而已庶
而不富則無以厚民生富而不教則無以正民德斯誠治道
之不可缺者君人者于此有失得而治效之隆替隨之故自
昔守成之君夏有啓商有高宗周有成康降是而下則僅有
漢文帝誠如

聖策之所云者然較諸古之帝王則其德之醇疵治之大小不能
無所分辨而
聖心嘗慕之者所謂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而况善
之在文帝其可取者尤非止乎一端也觀其席高祖新造之
基隆西京近古之治家無不給人無不足而殷富之效臻吏
安其官民樂其業而醇厚之風作矣章庶乎不試刑辟哉予

不用所以然也蓋不惟其時爲守令乎郡縣者尚寬平而崇
德化亦以其修手身而後施諸天下凡治本之所存治具之
所出咸槩得之故其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稍有不便輒弛以
利民欲作露臺召匠計直一聞百金之費則惜而不爲衣則
弋絺也履則草屨也集囊爲帷也編蒲爲席也所幸夫人衣
不曳地也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鐵爲飾也欲厚風
俗則止畜夫之拜除誹謗之法欲恤民隱則今年議賑貸明
年減田租詔舉賢良而求直言之士躬耕籍田以先務本之
民時有獻千里馬者輒下詔卻而不受陳武建征伐之議則
曰念不到此也賈生陳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之請則曰未
遑也即此類而推之則其時宗廟非無祭祀之禮也百官非
無俸給之需也四夷非無征伐之費也上有節儉之君下無

侈靡之習儲蓄于公私者取之不窮應辦夫緩急者度其可
繼田租雖除周度自給無可疑者不然何貢助徹之法雖三
代亦所常行而漢乃有蠲賦之年哉我

太祖高皇帝備自古帝王之德膺

上天曆數之歸祚掃胡元輯寧中夏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
列聖相承

仁恩四洽百二十餘年生齒之繁疆域之廣益加于前漢唐方
其之際晉宋未遷之先莫盛于

今日者仰惟

陛下蒞祚之初廣離照之明奮乾剛之斷威福作于惟辟政事修
以及時刑獄不煩而法吏無私名器不濫而士風以正罷無
名之征歛停不急之造作革奢僭之陋習放淫哇之邪聲利

無不興弊無不去蓋于

聖祖之良法遵用之也無遺而于

聖祖之美意奉承之也無間是以萬方之大兆民之衆衣食足而
懽然于仰事俯育之天禮義興而勃然于改過遷善之地四
序調于上萬物和于下萬賢燕戴戎夷嚮風此豈無自然而然
哉良由

陛下之所以富教斯民者不徒崇富教之具而又端一身以爲富
教之本故也然天下之大人君不能以獨治必有分其任者
通年以來爲

陛下分富民之任者非無其人也而來其催科弗急加意于民
之休戚者其人鮮矣爲

陛下分教民之任者非無其人也而來其化導不倦究心乎民

之厚濟者其人亦鮮矣夫為

陛下富民者既非其人則雖無水旱河決之患而民之流移失業者猶或有之况復罹此患耶然則何怪乎閭巷之間不能無凍餒田野之內未免于無聊哉夫為

陛下教民者既非其人則雖無凍餒無聊之困而民之作奸犯科者猶或有之况復罹茲困耶然則何怪乎勸諭切而循理者少赦宥頻而犯法者甚哉蓋饑寒切身則行其禽獸利欲相忘則命同螻蟻凡民之情大抵然也衣食不足則禮義之不與也固宜禮義不與則其刑辟之輕犯也亦宜矣為今之計慮之不可不早而處之不可不善慮之早則無以病于方來處之善則有以補乎既往若夫水其弊端所在而亟去之以蠲斯民目前之患臣恐弊日以積患日以深而所以軫

淵衷之念于將來者安知不有若乎今日者耶然所以貽天下之患者人也而所以布天下之利者亦人也故不患民之不富而患在官者無富民之人使天下之為有司者皆闕土勸耕之張堪也皆植桑訓織之沈純仁也則于是衣食也何有衣食足而禮義不與者未之有也不患民之無教而患在官者無教民之人使天下之為有司者皆閉閣思過之韓延壽也皆化民以德之仇香也則于興禮義也何有禮義興而刑辟輕犯者亦未之有也雖然民之不富固有司之責也而有司之不能富其民獨非擇有司與勸懲有司者之責歟民之無教固有司之責也而有司之不能教其民獨非擇有司與勸懲有司者之責歟蓋有司之將用其才與否秉銓衡者得擇之而有司之既用其才與否司考舉皆尋力悉之折一也

朝廷託之重而有所恃者也必二者得人而後可以望有司之
賢必有司皆賢而後可以求天下之治茲因勢之必然者而
陛下以一人主天下民物于上則凡責之大臣責之有司責之非
陛下之所宜自責耶何者表之端者其影直源之繁者其流暗
陛下念民之未盡富而所以自奉者誠能節財儉用以示朴于天
下則內外遠近無不體

聖心之崇素而一化于儉害財者皆不為而民可富矣况所謂大
臣有司者能節用必能愛人孰忍孤

陛下富民之託哉

陛下念民之未盡教而所以自治者誠能克已慎動以立之于天
下則賢愚貴賤無不仰

聖德之罔愆而同歸于正喻分者皆不作而民可教矣况所謂大

臣有司者能成已

能成物孰忍孤

陛下教民之託哉故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又曰君子之守
修其身而天下平此詩所以有其儀不忒正是四國之咏漢
董子之告君亦曰探其本必君身始蓋確乎不可易也漢文
守成之善今日區處之宜見于

聖策之所先及者臣既述其事論其理如此竊窺

聖策至終篇見

陛下遠想古之帝王富天下有術而教天下有方思舉行之以繼
其治功之盛且于庶富教之三事責臣等悉心以陳其詳臣
之所欲言者上之所欲言者上之所陳已露悃悞敢復申其
說于

清問之下

陛下幸無厭焉蓋古之御天下者既庶必思所以富之而制田墾
薄賦歛則其富之之術也既富必思所以教之而設學校明
禮義則其教之之方也富之之術教之之方布在方策而後
世之所以治不古若豈獨富之者無術而教之者無方之過
哉顧爲治不能無法而用法不可無人苟非有文武之君文
武之臣決不能舉文武之政臣故僭言今日之患凡于

陛下承富教之託者宜任其咎而又不量淺深妄勸

陛下以其責臣下者反之以自責也至若庶矣而富富矣而教此
孔子所以告冉有者見于論語其說甚明而孟軻勸齊梁之
君行王者之政亦不過欲其乘地辟民聚之勢而養以農桑
繼以庠序初無異于孔氏之說然得道者多助而刑政之效
終不若德禮之深德教之行必始了巨室之慕亦孔孟之遺

論也故以先後言之則庶先乎富富先乎教而君身尤其所
先以本末言之則教本于富富本于庶而君身爲本之大身
也者萬事之根本萬化之權輿古之聖賢出處異時窮達異
地未嘗不慎重于斯而治之汲汲也故庶人微矣爲庶人者
且不可以不修身而况履帝位之尊一家近矣正一家者且
不可以不修身而况治天下之大苟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
自任者輕則君子病之

陛下以至儉崇養德之基以至仁立修道之教動靜存誠蚤夜居
敬其于正身以爲天下臣蓋不可以有加矣而臣所以效忠

陛下者于此尤諄諄焉此固臣子望

君無已之心也臣不敢臆說請舉已然之跡徵之粵稽諸古教民
稼穡則稷爲之敬敷五教則契爲之憂之籲俊尊帝商之敷

求祐 文王用五人而有夏修和武王臣十人而萬姓悅服
帝王之富教天下不獨恃乎已而必資乎人蓋如此然堯則
峻德之克明舜則重華之協帝禹絕旨酒而拜昌言湯躋聖
啟以懋厥德聞丕顯之謨者柔恭保民者丕承之烈者聰明
作后帝王之富教天下不獨資乎人而必本諸身又如此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鴻業久享天位所以立法貽謀爲億萬載無疆
之休者其盡善盡美不異古帝王所以富教天下之道而周
密過之

陛下嗣守丕圖于茲六載

憂民朏切

降詔丁寧治之所期必欲追隆古帝王之盛而不滿乎漢文帝
之爲大哉

皇言偉哉

聖志臣知

陛下必能踐斯言于無負酬此志于不違而有以弘莫大之業也

然不致力于本之所當先而徒盡心于末之所可後亦何由滿
陛下之願哉故今日之務固多不可已者而在

陛下所安則自修身之外皆可緩議而徐圖之必也精擇善利勇
決取舍超然遠覽深惟至計慕遠弗之爲恭思儆戒之可樂
兢兢如堯業業如舜克艱如禹待旦如周亦臨亦保如文不
泄不忘如武屏玩好而親經史遠邪佞而適端直畏天之命
悉下之情審時之宜定

國之是凡

聖祖之所以作于前而傳于後者講求其意之宏深推致其利之

廣大志焉思繼事焉思述率由舊章之詩不志乎心鑒于
憲之書常在乎自操持把握不一時而少縱不一事而差
陛下蒞昨之初而愈益勤勵愈益儉約愈益謙恭則一念慮無非
正心一云爲無非善道將見推無不準動無不化公卿屬其
職于

朝守令勵其職于郡縣四海之內如風行草偃莫不順從凡
陛下之所憂于天下者不治而自治矣古人有言遵先王之法而
過者未之有也臣既以古人之成效可以爲法于後世者略
陳于前又言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臣又以今日之
急務在于

陛下之一身者懇陳于後惓惓愚衷不外乎此惟在

陛下俯聽而用之耳蓋人主開求言之路必將有聽言之實人臣
遇得言之秋不可無獻言之誠昔之愛君者其言若此而
謂之以自警天幸遇其秋于肝言之

朝而不獻其誠于聽言之

主是負所忘于平日也故雖言無可采不敢不盡然

辱覽之下倘以其得于慮之一而不忍棄焉則豈特慮臣之慶

幸哉臣于冒

天威無任戰慄殞越之至臣謹對

